

临渊垂钓

序

单洪根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临渊垂钓集

单洪根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90) 04 号

责任编辑：谭良舟

封面设计：吕凤梧

临渊垂钓集

单洪根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开本 32 印张 7 字数 120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5412—0420—X

I · 148 定价：5.50 元

方向的坚定性 包容的多样性

——《临渊垂钓集》序

胡维汉

我与单洪根同志是老相识了。那还是我在《山花》编辑部和省作协工作的时候，在我们所掌握的评论作者中，就有他的大名。当时贵州的文艺理论工作还很薄弱，作者不多，他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不仅报刊上常有他的文章发表，文学方面的一些会议也常请他参加。他那时在学校任教，后来从政了，当过县长、县委书记，现在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领导成员之一。我们在谈论近年来常从文学作者中选拔领导人才的现象时，也就会提到他。我认为，弄文学的人当官自有其好处，至少他懂得人，因而也会尊重人，会做好人的工作。

而他终于送来了这本编好的《临渊垂钓集》，在感到意外之余，实在是很高兴的。在我省先后从政的一些作家中，不乏对文学钟爱甚深者。当文学界几乎忘掉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未忘掉文学。单洪根同志又是其中之一。他不断“临”“渊”而“垂钓”之，上钩的“鱼儿”不算少。在这本文集中，收有文艺理论的探讨，作家的作品评论，以及诗歌、游记等等，时间的跨度从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拜读之后，感到都

是很严肃的文字，与写作的时代切合甚紧；偶有轻松的调子，也不失长者风范。他在行文中曾引用曹丕在《典论》中的话：“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大概也可视为他的自况吧。

文集中理论和评论文章居多，涉及基本理论、创作思想、艺术表现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还旁及电影、电视等艺术品种，相当丰富的。写这类文字固为作者所长，而篇幅短小，征引适当，明白易读又是这类文字的特点，不象当今有的理论长文读起来又涩又酸，令人头脑生疼。从内容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是鲜明突出的，既体现了方向的坚定性，又体现了包容的多样性。其论述之所指也许已成为过去，某些提法也许已不够鲜，但从中却也约略窥到当代文艺发展的轨迹。何况，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人民性，时代感，真实性等问题，虽然现在少有人那样说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不存在，更不能说已经解决得很圆满。在文艺理论研究和评论上，能听到多种声音，出现“百家争鸣”，不仅是政策，也是学术进步的规律，而导向却不可不注意。文集中这类文章所发出的，也许可称为“正统”的声音吧，听听这种声音，我认为在导向上是有好处的。

又本文集中所收诗作多似旧体，流畅可读，却不拘于格律，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他自评“说自由，又比较整齐；说格律，又不讲究平仄”，以“既追求意境，又写出感觉，抒发情怀”为宗旨。这大体是对的。艺术形式是人创造的，人当然可以突破。突破不止，则创新

不止。也有人认为，是旧体诗就要讲究格律，这不仅能使诗的语言有音韵之美，也可收锤字炼句之效。这也尽可好自为之。不管何种艺术形式，只要有众多的读者接受，就可备一格。所谓“百花齐放”，我认为应是在方向认同的前提下，艺术上相互争辉，相映成趣，优劣让读者去检验。至于存心不要读者的，也可由他去。

单洪根同志嘱我为他的文集写几句话，要说的也就是这些。还有最后一句：希望他快些“钓”出“大鱼”来！

1993年11月15日

目 录

- (81) 方向的坚定性·包容的多样性 胡维汉(1)
- (82) ——《临渊垂钓集》序 胡维汉(1)
- (83) 文艺批评的范例 陈子善(1)
- (84) ——学习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1)
- (85) 短论两则 (5)
- (86) 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 (1)
- (87) ——纪念鲁迅逝世40周年 (8)
- (88) 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 (12)
- (89) 和新时代的人民群众相结合 (1)
- (90)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 (21)
- (91) 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文艺创作 (25)
- (92) 要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1)
- (93) ——从李存葆“决不让次品出门”谈起 (28)
- (94) 创作一定要用形象思维 (30)
- (95) 也谈文艺批评与生活 (33)
- (96) 文学作品的知识性 (35)
- (97) 浅谈问题小说 (39)
- (98) 小小秤砣压千斤 (1)
- (99) ——为微型小说叫好 (42)
- (100) 平理若衡·煦辞如镜 (1)
- (101) ——从《知音篇》浅谈刘勰的文学批评论 (44)

富有特色的细节描写	(48)
写手与人物性格	(50)
《药》的启示	(54)
对比的艺术	(56)
文苑采花话比喻	(63)
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 ——评短篇小说《乡场上》	(69)
叶秀是一个典型形象	(73)
幼芽出土 馨香扑鼻 ——喜读短篇小说《大山的回声》	(77)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 ——致一位业余作者	(80)
歌以咏志 ——读曹操诗杂记	(83)
芳荃零落无余春 ——读鲁迅的《湘灵歌》	(91)
做人民的忠实代言人 ——从叙事诗《呼声》谈起	(96)
也谈“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101)
札记	(101)
谈诗的喜闻乐见	(111)
略谈诗的含蓄	(115)
诗与“我”(四则)	(117)

诗的感情与想象	不著附录	(120)
一个比喻一首诗	不著附录	(123)
美啊,清水江	思静斋笔丛	
(181)——读《花溪》“清水江”诗歌小辑	首二十一首	(126)
激情洋溢 异彩纷呈	首四和桑园处	
(281)——简评潘俊龄的诗	首三卷	(131)
致万登学同志的一封信	首	(136)
略形貌而取神骨	罪过一个民女	
(161)——从魏启明同志饰陈毅市长谈起	(138)
《今夜星光灿烂》的情节是真实的	(141)
细节的魅力	(144)
美好的心愿 高尚的情操	
(202)——谈影片《姑娘的心愿》中的卫之华	吴桐	
.....	(147)
时代气息扑面 民族异彩纷呈		
——观赏湘鄂川黔四省五专州摄影展览		
.....		(149)
民间文学是无穷无尽的艺术宝藏		
——序锦屏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153)
联想与希冀		
——序《杉木王—王佑求》	(161)
《锦屏人物概览》序	(162)
千秋大业 不朽盛事		
——《锦屏县志》序	(167)

公路旁·柳荫下	(171)
清江放歌	(173)
蜀道丝路情思	(175)
大方行三首	(181)
校园杂咏四首	(183)
山情水意三首	(185)
诗五首	(187)

在另一个世界

(881)——西欧散记	(191)
(191)	
后记	(203)
附录:《意境飞动 情趣盎然》	(205)
(741)	

(153) ······	燕宝朱莎尽沃农禾县学文同男
(151) ······	桑桑寄三学友同月县县令女 ——
(151) ······	冀希已思娘
(881) ······	《采拾王一玉木朴》书 ——
(881) ······	《望断游人归期》
(741) ······	暮盐计不 业大娘子
(741) ······	《志县早春》 ——

文艺批评的范例

——学习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是马克思文艺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它的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对怎样正确评论文艺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我们知道，玛格丽特·哈克奈斯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倾向社会主义的英国小资产阶级女作家，《城市姑娘》是她18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年轻缝纫女工耐丽被资产阶级分子阿瑟·格兰特诱骗、遗弃的故事。它通过伦敦东头与西头的鲜明对比，写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天壤之别的阶级差异，揭露并谴责了资产阶级虚伪、凶残的本质，赞扬了工人阶级的纯朴、勤劳等优秀品质，并对他们的苦难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女作家世界观的局限，她不懂得工人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因此，在小说中只描写了工人阶级受压迫的一面，而没有描写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而反抗、斗争的一面。

恩格斯收到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后，以无比愉快的心情“急切地读完了它”，并利用书信的形式对小说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评论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好的说好，差的说差，既不吹捧，又不护短。在信中，恩格斯首先肯定了《城市姑娘》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在人物塑造上，阿瑟·格兰特也“是一个杰作”。随后，恩格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作品的具体内容出发，批评了《城市姑娘》没有写出促使人物行动的典型环境，因此，也没有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什么呢？因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已经半个世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英国，这时正处在工人运动新的高涨时期。但是，很遗憾，工人阶级这种属于历史的斗争生活，在小说里却找不到应有的描写，其中的工人群众都是一些消极的形象，连主人公耐丽也不例外。所以恩格斯认为《城市姑娘》“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个评价是入情入理的，非常正确的。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连哈克奈斯自己都口服心服地说：“您关于我的小书所讲的话，很多是非常公允的，特别是谈到书中现实主义不够充分。”

评论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以谦逊的态度，商量的口气，循循善诱的方法探讨问题，充满了艺术民主。恩格斯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用哈克奈斯给恩

格斯回信的话说，是“帮助创造世界历史”的伟人。但是，他并没有以伟人自居，把自己的话当金科玉律，随便训人。相反，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在对《城市姑娘》的有关问题作结论时，都要带上“也许”这类表示商量、探讨的词儿，决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他还以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创作为例，循循善诱地给哈克奈斯讲了“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的道理。恩格斯的民主作风还突出地表现在尊重作家的艺术劳动成果上。对《城市姑娘》，恩格斯虽然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但仍然给予应有的充分肯定，而且还热情地请自己的老朋友卡尔·威廉·艾希霍夫将小说翻译成德文，介绍到德国去。

搞文艺评论这一行，当然需要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和丰富的文学知识。但如果 没有实事求是，面向实际（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实际）的精神和应有的艺术民主，评论必然会变成虚妄有害的东西。我们都记得很清楚，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文艺评论成了他们篡党夺权，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梁效”、“江天”之流的评论文章，“五话”（假话、大话、套话、空话、绝话）连篇，剑拔弩张，专横武断，杀气腾腾，何曾有一星半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一丝一毫民主空气？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同伙，人民群众又有谁去真心实意地看它呢？现在，这一伙十恶不赦的丑类早已倒台，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在这方面的余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我们

今天，还有些评论文章存在说话主观，不切实际，评价片面，绝对等毛病，恐怕就是这种余毒作怪的结果。我认为，再认真重读一下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这封信，对我们搞文艺评论会有很大的帮助。

(原载《贵州日报》1979年11月18日)

基义生突变“飞指讲家袁创合祖人善前醉，附武酒始演游恩。野童抽”来出露未雨颖见苗音斗皆歌人至
处变笑朱芯中重尊亦败秀吐出突盈风游主另拍
曲需要中时丁升歌然星演游恩，《歌故市歌》快。土果
醉烟射燃袄且而，宝背长流焰育立手然再此，平排
颈新腾斑小孙夫霏帝艾。痴魏·承斗过限李由且自

去国舞狂歌介，文游

京且留高对育具要需然当，齐一亥引弄艺文辞
好果破且。只耽学文苗富丰琳平本讲娶艺文主思
灭馆部主突寒峰品非艺文)祠突向面，星朱事变宵
变虚海变会然心升渐，主另木芯中育立叶所醉苗(祠
菊“罪人四”，漱林，禁管射野且腊口界。西宗拍害育
主懦寺斗文齐维，殊卒堂慕口吐渐丁娘引平艺文，初齐
“苦正”，章艾坐暂拍蔚之“天正”，“嫌祭”，具工拍义
舞步，羌管对检，蹴球(苦歌，笛空，笛查，笛大，笛郎)
麻射醉苗是来事次点半皇一音曾叫，翻翻尸杀，酒方
同死醉拍“罪人四”，漱林丁剑。尹空主另烹一坐一
亥，齐底。黜官青帆意宾小真去断育又众排男人，火
立拍史讯丁盐日遵，台脚日早类正拍赫不恶十村一
日共。青康育努亚政亟事余由面太好丑日醉且，卦进

短论两则

滴水见日，一叶知秋，一斑窥豹，种种说法，可一言以蔽之：即小见大。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诗人赋诗，从何落笔？有的写“柳叶开时任好风”，有的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有的写“红杏枝头春意闹”，有的写“万绿丛中一点红”……。此中的“柳叶”、“绿岸”、“杏枝头”、“一点红”着墨不多，画面不大，却使人领略到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春光。这种写法王夫之叫“以小景传大景之神”（《姜斋诗话》卷下），刘勰叫“以少总多”，或叫“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文心雕龙·比兴篇）。

值得注意的是，即小见大的方法不仅仅为诗歌所用。鲁迅的杂文往往只取一嘴、一脸、一人，然而矛头所指则是“一群”、“一类”、一个反动的阶级。《红楼梦》是举世闻名的长篇巨著，但曹雪芹也只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没落。由此可见，即小见大不仅是人们观察事物的一种方法，而且是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

有的人不懂得这个规律,或不运用这个规律,看到一点就写,有闻必录,多多益善,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里。这种作法黑格尔取笑为小爬虫追大象，鲁迅讥讽为想用地球大的纸去描绘整个地球。

社会生活犹如浩瀚的大海，作家艺术家只不过是小小的海燕。海燕虽然拥抱不了大海，但总可以摄取一簇簇浪花，一朵朵彩霞，捕捉一声声海啸，一缕缕波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大海的某些本质特点。作家艺术家一旦把它们编织到文艺作品的世界里，就显得比实际的大海更集中、更典型。不难看出，所谓即小见大的方法，就是文艺创作中以个别反映一般，用个性体现共性的典型化方法。

让我们都来做一只勇敢的海燕，积极投身到三大革命的大海，去努力获取更多的浪花、彩霞、海啸和波光，去热烈歌颂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新时代！

长期以来，灵感这一术语被搅成了一锅浆糊。林彪胡说什么灵感好比“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只有少数“天才”具有。“四人帮”则另走一端，给灵感扣上了“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大帽子。两者貌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那就是绞杀社会主义文艺。

在文艺创作中，究竟有没有灵感这个东西存在？列宁在谈到民间文学的时候说：作家可以从民歌中“吸取创作的灵感。”（《列宁论民间文学》）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大家都知道，文艺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它要求作家对长期积累的大量生活素材加以选择、提炼，使之形象化、典型化。在这当中，作家的思路往往会产生突然受到个别能够反映生活本质特征的人物行动、斗争场面、甚至生活细节等的触动而豁然开朗，从而激起创作的热情，在原有素材的基础上引起丰富的联想。随之，艺术形象更加鲜明，情节结构更加清晰，主题思想更加突出，作家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心中的文艺作品趋于成熟。沙汀同志在谈到他的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作品中的人物，“还是早已熟悉的人物。也只有平常积累得多，当其发现最有本质特征的事物时，才能起到‘点火’的作用，把许多零散的东西连成一个整体。”灵感是什么？是作家积累了众多的生活素材后，在某一特殊情况下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形象思维活动。它以生活为基础，以实践为前提，不是什么玄之又玄，不可琢磨的玩意儿，也不是什么“唯心论的先验论”，而恰好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在文艺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经常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三大革命的斗争生活，殷切期望大家“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以便创作出更多的文艺作品。这里的“偶然得之”如果可以当灵感理解，那么以上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科学地揭示了生活与灵感的辩证关系。

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灵感永远属于热爱生活，勤于实践的文艺战士。

（原载《贵州日报》1978年11月12日）